

H 读史侧翼 刘永加

古代状元的暑期生活



仇英画作《观榜图》。 资料图

一年一度的暑假又到了，大学生们的暑期社会实践也开始了，丰富多彩的活动，为大学生们将来走上社会打下了基础。

古代状元就相当于现在的超级学霸，他们的一举一动都格外受到关注。古时候虽然没有暑假之说，但状元们衣锦还乡时，就好像是当今的大学生放暑假，自然就有了暑期生活。

状元衣锦还乡，一般会有什么样的境遇呢？

宋真宗咸平五年（1002年），青州益都人王曾一举中了状元，此前他在青州的每一层级考试中都一路领先，成为科举史上罕见的三元之一。殿试唱名之后，京城轰动，人人欲识其人。翰林学士刘筠对他开玩笑说：“王状元就凭这三场考试，一生吃穿不尽。”王曾严肃地说：“我王曾平生之志不在温饱！”

据《厚德录》载：王曾回老家青州探亲时，青州知府听说他要回乡很高兴，命令当地的父老乡亲载歌载舞到城郊去迎接。还在途中的王曾得知这一消息，深感不安，就换了便服，找了一头小毛驴骑着，悄悄从另一城门进城，突然出现在知府面前。王曾说：“我自幼是孤儿，是叔父大人和父老乡亲养大的，如今中了状元，理应为国效劳，怎敢劳动父老隆重迎候？所以，我才换了便装，绕道进城的。”知府被他的话深深打动了，赞叹道：“您可称得上是一位真正的状元！”后来，王曾果然成为一代名相，尽忠于国事。

状元返乡，都要走访亲朋好友父老乡亲，其间留下不少佳话。

明宪宗成化八年（1472年），南直隶长州（今苏州）人吴宽中了状元。后来吴宽衣锦还乡，就干过扶弱济贫的事。据《古今谈概》载：有一天，吴宽送客到门外，见一个卖扇子的小孩在嚎啕大哭，上前一问，原来是小孩带着一捆扇子在路边卖，因打瞌睡被人乘机偷去了几把，他怕回去挨打，因而啼哭。吴宽笑了笑，把小孩带回自己家里。吴宽研磨濡笔，在每一把扇子上都题上了字，然后说：“你再拿去卖吧，保你回去不挨打。”小家伙将信将疑，边走边喊：“吴状元题字的扇子，快来买啊！”没走多远，扇子就全部卖掉了。吴状元这是一举多得，不仅帮助了邻家小孩渡过了难关，还对小孩的家庭给予了帮扶，赢得了父老乡亲的广泛赞誉。吴宽最后官至礼部尚书，为政清廉，颇有建树。

在清代有一位奇特的状元，他是奸臣秦桧的后代，遇到的问题有点难，他是怎么化解的呢？据《清朝野史大观》记载，清乾隆十七年（1752年），南京秦淮人秦润泉考中进士。

殿试时，乾隆皇帝问他：“听说你是秦桧的后代，此话当真？”饱读诗书，智慧过人的秦润泉不卑不亢回答道：“一朝天子一朝臣。宋高宗是昏君，用的是奸臣；而您是明君，用的自然是忠臣喽！”乾隆皇帝听了龙心大悦，破格点其为状元。

秦润泉高中状元后，衣锦还乡。恰巧著名文学家袁枚到任南京江宁县令，听说秦润泉正在家乡，就亲自登门拜访，从此结为莫逆之交。他们一起畅游秦淮河，沿河欣赏两岸风光，看尽六朝金粉、水月繁华。

其间，秦润泉还同诗友相约一起到杭州游览西湖。在岳王坟前看见铁铸的秦桧夫妇跪像，周身都是秽物，深感尴尬。诗友们非要让他题对以记此游。秦润泉略一思忖，挥笔立就：“人自宋后羞名桧，我到坟前愧姓秦。”秦润泉忠奸分明的立场，令在场的人无不叹服。秦润泉历任考官，卷卷尽阅，尽职尽责，为国家选了不少人才。 ■

H 流金岁月 陈恩睿

门槛上的父亲



毕加索画作《父与子》。 资料图

因父亲不喜欢在城里生活，便独自留在老家。除节假日外，我一般一个季度回老家探望父亲一次。但去年12月底，因我身体极不舒服，住院治疗，故不能回老家陪父亲过年。直到今年端午节，我终于能回老家探望父亲。

在我生病期间，曾与父亲通过几次电话，他了解我的病情，叮嘱我静心接受治疗，不要胡思乱想，尽早康复。每一次，父亲与我通话时，说到后面，声音就特别低沉，几乎听不清楚……他在为我心痛。

从海口回老家的路上，我满脑子都是父亲的音容笑貌：父亲今年94岁，生于海南西部的农村。父亲一生命途坎坷，约2岁时，其父因病去世；9岁时，其母又病故。穷人的孩子早当家，父亲不等靠要，艰苦奋斗，自力更生，努力去创造更好的生活。

今年端午回家，看到的父亲，黑瘦且神情黯淡。一生勤劳的父亲，连庭院里的落叶落花都不打扫了，父亲不是偷懒，而是太虚弱了。姐姐说，这一段时间，父亲一直感冒，痰卡在喉咙里，仅能喝点丝瓜汤和稀饭……父亲左手拿着一小瓶氨基酸，想自己插入吸管，但动作极其缓慢。我走过去，想帮帮他，但他拒绝了，他努力摇头的样子，让我心酸。我知道，父亲

连露出一个微笑都很难了。

父亲向来爱干净，且待人和善有礼，过去，不管吃饭还是喝水前，他使用的碗筷都必须冲洗；饭后，离开饭桌时，他会告诉大家说“慢慢吃”；有人敬酒时，他会说“祝大家健康、安好！”可这一次，他离开饭桌时，不仅不与大家打招呼，就连碗筷，也随意地丢在饭桌上。

父亲的耳背情况加重了，原来靠近他，将音调提高一点，便可以交流。如今，我们说什么，即便声调和原来一模一样，父亲也听不明白了。我们提高声调，他可以断断续续地明白，但在外人听来，就像是在同他吵架。老家的一位邻居后来想了办法：用手势来进行沟通……这个办法似乎有用，经邻居这么一改，表述者轻松了，也不影响周边居民。但父亲的话却更少了，也不主动说，大部分时候，他处于沉默的状态……我深知，与父亲见面，那是见一次少一次了。此次回来，我准备多陪陪父亲。

父亲从屋子里出来，或找水喝，或进屋去躺在床上。如此反复，几乎成了规律。之前，父亲行走不使用拐杖，如今却是拐杖不离手了，就是移动一小步，都得靠拐杖助一臂之力。

十余年前，父亲患了轻度脑瘫，仅住院治疗两个星期。出院后，他用拐杖助力约一个月，就将拐杖扔到一边去了，他想像正常人那样行走。这一刻，我突然惊觉，父亲是弱了，实在太弱了。

如今，父亲已离不开门槛了。父亲从屋里移步到门槛上，或从庭院里移步回屋里，几乎都要在门槛上坐下歇歇。我知道，如今的门槛已是父亲移步的“驿站”。门槛上坐着的父亲，就近用手摸一摸、捏一捏水泥地板上的小小垃圾，然后，将其装进一个王老吉的小瓶子里。父亲穿着一双拖鞋，那干瘦、黑灰的脚趾都紧紧地收拢着……父亲黑瘦了，双腿、双脚、身子、脸部等均黑黄黑黄的。父亲脚上、手上的血管明显地“暴露”了。还算幸运，父亲还能从腿脚到头部用手抓摸着自我按摩。父亲实在是太疲倦了，但愿父亲一直健康、平安、快乐！ ■

H 季候物语 陆明华

知了声声



齐白石关于蝉的画作。 资料图

乡间的盛夏，到处是知了的乐园。

那天，我在家里听到了今年第一声知了的叫声：“知了，知了”，这声音终于又回来了！

知了是俗称，其大名叫蝉。一个曼妙的黑色精灵，身穿一件黑里透着点微红的衣服，燕尾服般透明羽翅里有着叶脉一样的暗花纹，它似乎是盛满火热夏天的河流，树干是它怀抱在身的指挥棒，在夏天深处演绎一场浩大的、情感豪放的旷世交响。

儿时老家的房前屋后栽种了不少树，炎热把村庄折磨得筋疲力尽，蝉的叫声也流着汗，淹没了村庄。大人们嫌蝉的叫声烦燥，而我们小孩子，却千方百计地想要逮住这些可爱的小精灵们。趁父母午休时，我便偷偷溜出来，叫上一两个小伙伴去捉知了。知了一般都待在树的高处，我们把两根竹竿接在一起，顶端插上一个且深且狭的网子去捉知了。捉知了时，将竹竿顺着树干，悄悄地把网口贴过去，一套一个准。

儿时我们抓知了有很多办法，其中粘知了的方式也常用。黏胶必须自己动手做，首先找到橡皮筋，再找些汽油，倒进玻璃瓶，把橡皮筋浸泡在里面，第二天就可以用了。粘知了时，用一根细细的竹竿，取出一点玻璃瓶里的黏胶，轻轻地粘在竹竿头前，看准知了的位置，轻轻地靠近，对准知了的翅膀，哈哈，抓住了，任凭知了拼命鸣叫，也难以逃脱。

还有一种抓知了的方法最简单，我们称为找知了。知了产卵的地方是在树下，产下的卵半个月就孵化出幼蝉。幼蝉长期在地下生活，有着冬暖夏凉的条件，也很少有天敌来威胁。它们经过4—5次蜕皮后，就钻出地面，爬上树枝，最后一次蜕皮——金蝉脱壳，成为成虫。夏夜，我们在大树下察看小洞口，耐心等待知了钻出来，一抓一个准。

有时，知了很早就从洞里爬出来，有的已经爬在树干上，并继续往上爬行，有的却还在地上寻找着要爬上去的目标。这是我们最轻松的时刻，也是感到惊喜的时刻，因为很容易地就能捉到它们了！

知了抓多了，我们还能分辨出不会叫的知了——“哑姑娘”，其实是雌蝉；整天叫个不停的是雄蝉，它的发音器就在腹基部，像蒙上一层鼓膜，鼓膜受到振动而发出声音。雄蝉鸣肌每秒能伸缩约1万次，盖板和鼓膜之间是空的，能起共鸣的作用，所以鸣声特别响亮，并且能轮流利用各种不用的声调激昂高歌。雌蝉的乐器构造不完全，则不能发声。对此，我和小伙伴们很了解它们，拥有话语权。

后来，我远离家乡，到城里参加了工作。尽管夏日里总能听到蝉鸣的声音，但是已没有了到外面去寻找知了的兴致，然而儿时捉知了的情景仍历历在目，难以忘怀。怀念年少时光，慨叹大自然生命的瑰丽，回顾得多了，便又多了几分牵挂。 ■